



一本打开的书

第一部

温·卡维林著

溫·卡維林著

一本打開的書

第一部

青年時代

成時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В. КАВЕРИН

ОТКРЫТАЯ КНИГА

据英譯文“OPEN BOOK”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5 LONDON) 譯。据“ОТКРЫТАЯ КНИГ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ЛЕНИНГРАД-1953) 校。

內 容 說 明

“一本打开的书”是苏联老作家温·卡維林的近作。他在一幅广闊的时代背景上，極其細致而生动地描繪了一个革命前在小飯館里洗碗碟的貧家姑娘在革命后成为發明青黴素的生物化学家的故事。

这是小說的第一部。它主要描繪女主人公符拉森科娃青年时代的生活經歷和周圍的矛盾，写她怎样摆脱了当电影演員的空想，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給救人的事業——当医生。环绕着这条主綫，作者又从側面刻画了許多饒有兴味的人物：有革命前飽受政治迫害，不能發揮所長，終于未能完成重要的黴菌研究而死的老科学家的动人形象；有革命后成長的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青年科学家。作者通过一些插曲式的事件，写出了这些人物之間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表現了这个特定时代环境中的新与旧的斗争，也就是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在科学研究領域內兩条道路的斗争。本書的思想內容和战斗气氛，会使处于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的我国知識界，特別是知識青年，感到特別亲切，并受到很多教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966 字數 273,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 1/4 插頁 9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册

定价 (3) 1.20 元

关于“一本打开的书”和它的作者

攀登科学的峰巔，是沒有坦途和捷徑可循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那末，在通往科学頂峰的崎嶇險阻的道路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斗争、艰險、引誘和迷惑呢？这就是本書的作者，一位对科学和各类知識分子表现了很大兴趣的苏維埃老作家，以全部篇幅所要回答的問題，也就是本書的主题。

这主题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表現出来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波濤冲到了旧俄的一座小城市里，在一个給小飯館洗碗碟的旁姑娘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符拉森科娃的生活中掀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为她打开了知識的大門。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她随着苏維埃政权，随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同成長壯大。党和人民給了她获得科学知識的机会，她就奋不顧身地攀登上科学的峰巔，成为世界上抗生素最早的發明人之一。她的科学工作的成果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她以巨大的功績报答了哺养她的党和人民。

在这里，容我先插几句說明：符拉森科娃这个人物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这“原型”是女微生物学家齐娜依达·維薩里翁諾芙娜·叶尔莫廖娃。她在四十年代初研究出了培植霍乱噬菌体的方法，因此获得一九四三年斯大林獎金。她随后又在研究应用溶菌酶治疗眼耳鼻喉各个器官的疾病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最后，她研究抗生素，在一九四七年和她的同事們一起制造出鏈

霉素的原始形态(小說第二部末尾所說的“克魯斯托新”),結果产生了青霉素的苏联型制剂:諾沃齐林。这个在微生物学和药理学上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的貢獻使她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列宁勳章。

她的三个主要科学研究:霍乱噬菌体(小說第二部中的“發光的弧菌”部分)、溶菌酶和抗生素,在小說中都有不少通俗的、頗有風趣的描写。

符拉森科娃的科学道路是曲折的、險阻的、多变故的。苦惱、挫折、甚至于近乎絕望的心情,她都無数次地經歷过。那末,是什么东西支持她、鼓舞她、使她終於登上了科学的峰巔呢?小說生动地告訴我們,那是党的教导在她心中喚起的要“完成偉大的業績”、而“只有为了人民的幸福作出的事情,才是偉大的”这个人生理想,是她为人民所哺养而她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这种血肉相連的关系。这理想、这关系使她能够判別異己的思想、謬誤的学說,在实际的科学探索中,拿得出干劲和鑽勁,在困难和失敗面前,鼓得起勇气和力量。

科学發明道路上的困难和斗争是多种多样的,我們通常看到的是一些学理性、技术性以及环境条件的困难。許多杰出的科学家对这些困难进行了頑强的斗争,这方面在过去的少数文学艺术作品中曾經有过鮮明生动的描写。然而,同样的題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它的处理却自有其特色,而且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因为这些作品往往着眼在或者說用最大的力量来表現科学研究工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决定性的斗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無产階級的人生觀、科学路綫和资产

階級的人生觀、科學路線的鬥爭是攀登科學頂峰的歷程中每個人都會遇到的。每個人都要在这鬥爭面前有所抉擇，經歷考驗。作出了正確的抉擇，勝利地通過了考驗，科學的高峰才有可能到達。所以說，和其他的困難和鬥爭比較起來，這個“誰戰勝誰”的鬥爭處於一個決定性的地位，它應該是本書的主題的主題。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本打開的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處理，就可以看到這是一部“政治掛了帥”的成功的作品。它在女主人公開始了她的科學生涯以後，就貫串了，突出了兩條道路的鬥爭。說是貫串了，因為就在魚子工廠這樣一個近乎插曲式的情節中，作者也為符拉森科娃樹起了齊明這個對立面，並且明白地指出了他們之間的鬥爭是“誰戰勝誰”的鬥爭。說是突出了，因為所有符拉森科娃在其他方面的經歷的描寫和這根主線相比，都成了作品起伏的調劑、穿插和配合。這些描寫自然也很重要，因為處理這類題材需要轉換場景，避免儘在實驗室裡打圈子；同時作者在刻劃愛情、家庭生活、朋友關係時，也確實顯出了他的才能，有不少地方寫得細膩動人。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淹沒了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主題的主題，而是被作者限制在“眾星拱月”這樣的分寸之內。應該說這是作品的最值得稱道、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對目前我國讀者最有教育意義，最使他們感到親切的地方。

從這一點說，這部作品是和我國的現實很好地結合着的。

為了表現兩條道路的鬥爭，作者塑造了克拉莫夫這個反面人物。這位“學術權威”稱得上是個舊世界的結晶品。他集貪、妄、騙於一身，口蜜腹劍，手毒心狠。在學術思想上，他打起了唯心主義的旗號，他所頂禮膜拜並且拿來嚇人的是一伙西歐唯心

主义的洋学者。在科学路綫上，他坚决反对科学为生产服务，和实践結合，主張把科学供奉在庙堂里。他对待新的一代的态度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皈依他的“学說”，参加他的集团，那就得到提拔、培养；挺身而出、对他进行斗争的，他就排斥、打击，甚至企圖置人于絕地。然而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決不是他的心計、他的結党营私、口蜜腹劍所能改变得了的。在苏維埃国家里，在党和無产阶级的领导下，新生的事物战胜垂死的事物的斗争正以雷霆万鈞之势进行着。这个旧世界的結晶品自然不可能不意識到生活中这股迎面而来的洶湧的洪流，因而作者在写他的囂張跋扈的同时，也点出了他的內心的恐惧、空虛和脆弱。事实上是生活的洪流向他發出了“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最后通牒，这个旧世界的末裔終於在洪流面前倒下去了。

在小說的第二部中，克拉莫夫是一个重要角色，是为女主人公符拉森科娃树起来的一个对立面。作者揭發这个人物的全部艺术意义就在于指出科学界的兩条道路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的尖銳性、复杂性和严重性。我們讀完了这部小說，不妨回过头来設想一下：如果符拉森科娃中途在克拉莫夫的威胁利誘的压力之下妥协甚至屈服（这种妥协和屈服的机会在第二部中出現了好几次），那末結果会是怎么回事？很明显，結果是小說写不下去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学历程就此宣告結束，我們也決不可能和女主人公在一起經歷了漫長而艰巨的斗争以后，看到“克魯斯托新”的出現，看到卡佳的起死回生，然后舒一口气，細細地品尝这时候心中浮起的一股欢欣与滿足的甜味。

作者写克拉莫夫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对这个反面人物的行动、性格、手腕、私生活以至一个好色之徒的生理特征都作了刻划，而且有些地方是很傳神的，例如小說將近尾声时克拉莫夫的

下台演說這一場，作者写得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真是入木三分的神來之筆。有了這最後一筆，這個老奸巨滑的人物形象就更深刻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因此可以說：作為科學界一個市儈和流氓的典型，一個有着“花崗岩頭腦”的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克拉莫夫的艺术形象使人感到強烈的憎惡。可惜，這個人物的內心的戰慄與仇恨，他的必然是複雜多變的心理活動，却只能說是結合着外部活動的描寫點出來了，至於赤裸裸地揭示這顆卑污猙獰的靈魂，則還嫌不夠，這就有碍於把讀者對這人物的憎惡和鄙視提高到最大限度。如果說，我們感覺克拉莫夫的艺术形象還有不足之處，不足之處應該是在這裡。

不用說，在藝術的工力和手法上，卡維林自有他的獨到的地方。他善於捕捉生活中一些並不那麼顯眼，然而却能說明人物特征的方面和現象，用細膩的往往是含蓄的筆致勾劃出來，使人讀了發出會心的微笑，感到親切，有餘味，娓娓動人，同時使人增加了对書中人物的了解和对他們的命運的關心。這樣的例子很多，讀者儘可以細細體會。其次，作者極其成功地采集生活中各種性格各種類型的人物，把他們揉合成為一個色彩繽紛的集體，既有共性，又各有其特點。讀畢第一部，合上書本瞑目一想，那性格迥不相同的米加和安德烈兩兄弟，塔妮雅的那一伙同學：他們嘰嘰喳喳，爭爭吵吵，可又親密得如同一家人，他們的各不相同的志願、興趣、愛好，他們的共同的向上的朝氣勃勃的生活態度，他們的要為人民的幸福完成偉大業績的美好的生活理想，隨同他們的面貌身姿，都歷歷如在目前。古利的那一頁日記把這個青年的精神面貌凸現得多么清楚！荒原上那一夜，景物的詩意和人物的詩意又多么諧和地溶合在一起！連讀者也被這

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第二部也是一样。塔妮雅周圍的那个集体：魯巴金、列娜、科洛明、維克多，甚至于拉甫罗夫和卡佳·季曼特，有的着墨不多，有的只在讀者眼前晃了兩下，然而他們的面貌、性格是多么鮮明，簡直可以捉摸得到，讓人能一一数出他們的特点。

小說也写了几个对女主人公起了積極影响的正直的一心向着人民的前輩科学家，如最初的巴威尔·彼得罗維奇·列別杰夫，以后的华西里·尼古拉耶維奇·扎奥席尔斯基和“爷爷”尼科尔斯基。他們的形象都很鮮明生动，可敬可爱。特别是“老医生”列別杰夫，他在全書中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他的艺术形象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的遭遇，他的風骨，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政治上、科学上的向往与追求，作者都作了出色的描繪，由于这些描繪大多是通过塔妮雅的童稚的眼睛和心灵作出来的，它們就更加显得色彩濃郁，富有艺术感染力。这位科学家在旧社会中有一付“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風骨，因而备受統治階級的迫害、摧殘。他有才能，有理想，正直不阿，堅強不屈。十月革命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获得了“第三个生命”，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維克党和它的偉大領袖身上，結果却死于旧势力（格拉菲拉·塞尔盖耶芙娜）之手。他一方面是克拉莫夫的一个对照，另一方面又是符拉森科娃的一个对照。他在讀者心中激起的感情是多方面的：对旧势力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对于老人的光輝的人格，不禁肃然起敬；对于他的不幸的一生，油然而生同情；为他的科学才能被埋沒、壯志未酬又不胜其惋惜……

本書作者溫尼阿明·亞歷克賽德羅維奇·卡維林在二十年代初即參加了當時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團體“謝拉皮翁兄弟”，從事小說創作。他的早期作品有嚴重的形式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傾向。後來，他逐漸擺脫這些傾向，轉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船長與大尉”（上下兩部）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他努力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豐碩成果，曾獲得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金。“一本打開的書”是他的近作，共三部，前兩部獨立成書，在一九五三年出版。西蒙諾夫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關於散文的報告中，法捷耶夫在他的最後一篇出色的文學論文“談文學”中都會對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評價。本書的第三部“探求與希望”一九五六年發表在“莫斯科學”第二輯，因有比較嚴重的思想錯誤，還有待於作者修改。

本書中一些醫學術語系根據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俄英中醫學辭典，偶爾也參照其他工具書譯出。譯者對醫學十分無知，因此譯文中錯誤難免，尚望讀者不吝指示，以便將來訂正。書中註解除另外注明的以外，都是譯者加的。

譯者 1958年8月



作 者 像

目 次

关于“一本打开的书”和它的作者.....	1
----------------------	---

第一部 青年时代

第一章 最初的几页.....	1
第二章 老医生.....	74
第三章 学生年代.....	184
第四章 告别青春.....	275

第一章 最初的几頁

1. 塔 妮 雅

一——二！开头，我把所有的刀子都交錯地插在砂子里，插成一道好看的柵欄，跟拉斯坦納雅街总督花园四周的柵欄一模一样。然后，我把它們一把把地拔出来，又插回去。这么干活要有趣得多。說真話，我簡直愛擦洗刀子；看到它們閃閃地放起光来，我就喜欢。擦碗碟，这也沒有什么，只要陀姆娜·叶菲莫芙娜遇到要向老板娘要一塊干淨的抹布的时候不發脾气就好。她常受了老板娘的气，然后在我身上發洩。活兒中間最討厭的要数洗盆子，因为跑堂的总是把湯盆堆在淺的青魚盤子上面，而在我們館子里，青魚是用植物油煎的。盆子沾了油膩，就很难洗干淨。

院里冷得厉害，我的左手完全冻僵了，我簡直想把它当作一段木头，来叭叭地敲一敲。尽管这么冷，我还是从头到尾把所有的刀子都擦干淨了，只剩沒用磚屑把它們擦亮。阿尔瑪佐夫的飯館开在城里，媽媽和我却住在河对岸的扎莫斯吉郊区，一到天黑，我就怕走那条河边的小路。黑影子斜斜地橫在路上，在头頂上，干枯的冻硬了的树枝彼此撞击出声。为了不讓陀姆娜·叶菲莫芙娜听見，我輕輕地把砂箱放到台阶下面，走回厨房。我最好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走掉，何况石板上还放着几个髒盆子哩。它們并不是客人用过的盆子，准是老板娘趁我在院子里擦刀子的

当兒自己端来的。为了不鬧出声音来，我小心翼翼地把盆子往桌子那边推了推，想到第二天早晨再洗。可是，这时候，陀姆娜·叶菲莫芙娜从她的小房間里走出来，尽管她明明看到我已经把那个洗家具用的木盆洗干净了，可她还是嚷：“你这是在玩什么花样，你这废物！”我只得卷起袖子，又干起活来。

这时候，我不再担心那条河边的小路了，因为天反正黑了。巡警已经出来值班，飯館旁边的那盞煤气灯（扎斯千納雅街唯一的一盞）也已经点亮了。现在我担心的是媽媽会忽然想到半路上来接我。这天早上，我們一塊兒喝茶的时候，她就不舒服，不停地哼哼，說是心疼。我匆匆忙忙把老板娘的盆子洗净，擦干，收拾了一下厨房，然后，把头巾在横里打了个結，穿起那时候我常穿的那件旧短上衣来。可是陀姆娜·叶菲莫芙娜又从她的小房間里摸出来了，她又瘦、又兇，戴着眼鏡，梳着耗子尾巴似的花白的髮辮。

“煤油呢？你忘啦？”

天呀，我怎么啦？煤油快沒有了，老板娘吩咐我到包勃利科夫鋪子去买，可是我把它忘了！我有沒有把那个十五戈比的銀幣丢了？沒有，謝天謝地，它还在。

“我馬上就去，陀姆娜·叶菲莫芙娜。”

“快去！他們說不定已經关門啦！”

“您放心，我可以打后門进去。”

这下我真得赶了！要是包勃利科夫家的人不讓我从后門进去可怎么办呢？油瓶在門洞里；我抓起它，飞快地冲到街上。一辆鋪着华丽的熊皮車毯的寬大的雪橇就在离我兩步远的地方馳了过去。

“讓开！”

雪橇从街角急轉过去。可是我已經看清了坐在車夫座位上的是一個穿着淺色制服大衣的胖子（不知是中學生^①還是軍官），他發狂似地抽着馬。

“讓開！”我背後又有人叫起來。我一愣，轉過身去。另一輛雪橇緊跟着第一輛沖來。一匹馬的寬闊的胸脯猛地往我身上撲來。我發覺自己躺在路上，老遠老遠的地方，雪在雪橇的滑板下沙沙地响着。我剛才還覺得冷，手緊抓着煤油瓶，擔心去得晚了。現在呢，我已不覺得冷，也一點兒不擔心。只是躺着，凝望着天空。隨後連天空也消失了……

* * *

我醒過來的時候，首先就想起那一刻的光景，當時，我糊里糊塗地只覺得這下我的小命兒完了。我躺着，也不睜眼，只是想。我覺得氣喘不過來，然而這一切全是最後那一刻以後的事。以後！我高興起來，大聲地呼吸。於是我又幾次回到了那幸福的“以後”的狀態中。

可是我是在哪兒呢？我又是怎麼啦？這間天花板上有一個黑圈兒的高高的小房間是什麼地方？房間牆上挂着一張表格，兩個一模一樣暗紅色的櫃子並排放着，上面鋪着一塊有繃子的罩布，看來，我不是在醫院里吧？可也不是在家里呀？

我想抬起頭來，打量一下，可是正在這時候，隔壁很近的地方响起了腳步聲，同時有什麼重甸甸的東西撞起牆壁來。我提心吊膽地听着這越來越遠、吃力移動的腳步聲，聽了好久。我的眼前仿佛出現了一隻類似在列爾卡·阿爾瑪佐娃的那本“博物學”里看到的古代巨象那樣的巨大無比的野獸，我簡直看到牠怎

① 帝俄時代有一種必修拉丁文的所謂古典中學，學生都是貴族資產階級的子女，而且都穿制服。

样兩边身子挨着牆，走下楼梯。

脚步声停止了，从另一边的牆壁后面，我听得鋼笔尖蹾蹾写字的声音和長久的含糊的咕囔声。我听一陣，停一会，然后又听——笔尖一直在蹾蹾地写，写，有誰一直在隔壁悲哀地咕囔着……

然而，頂頂重要的是这房間里不止我一个人。

一个中学生在我的床头一張旧皮圈椅里熟睡着，他縮起身子，下巴頰靠到了膝盖上，一只手掌托着腮帮。虽然这时不是早晨，也是白天，燦爛的陽光从窗口射进来，照亮了画在褪色的牆紙上的有好多層屋頂的奇怪的房子，可是他在睡觉。

我觉得呼吸困难，紮在我胸脯上的硬梆梆的夾板繃帶妨碍着我。我連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来也办不到。然而我还是想法抬起了身子。我細細地打量他。他的呼吸沒有声息。四下里寂靜無声，活像这屋子中了妖法，样样东西都在这陽光明媚的單調的寂靜中靜止了似的。只有隔壁傳来的笔尖的蹾蹾声和睡意朦朧的咕囔声打破了这靜寂。好在那头巨象不再下楼梯了。虽說这时候，我倒是多少希望牠会再下一回楼梯。

我自己倒是在往什么地方走下去，走得很慢，那光景就像我故意要这么慢，好不叫自己害怕似的。

等到我神志恢复过来，或者說，又醒过来的时候，已經是傍晚了，因为牆上的宝塔（我后来知道这些有好多層屋頂的小房子叫宝塔）已經給西沉的太陽染紅了。我头上有兩个人的声音在爭吵。在完全睜开眼以前，我好几次先微微張了張，然后又閉上。

“你差点兒淹死了一个大戶人家的孩子，这还不够。”一个女人的声音惱怒地說道。“这下又出了这事情，弄得全城議論紛紛！听着，我再也不願意替你張罗了。这乱子你自己来了結。他們

会开除你……”

話說到这兒，我头一次睜大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一位戴夾鼻眼鏡的胖太太；她驕傲地揚起了头，眼望着我身子那一边的什么地方。她的頭髮梳成一种硬繃繃的古老的式样，用一根簪挽着（这式样早就沒有人梳了）。看来她身上的一切，拖到地上的裙子啦，夾鼻眼鏡上的帶子啦，全都像这頭髮式样一般硬繃繃的。就連她的毛皮的圍脖兒（不知为了什么，她圍着个毛皮的圍脖兒），按說應該是軟軟和和的，可是在她胖胖的肩膀上，居然也是硬繃繃地躺着。方才那位学生，站在我床头，陪着笑臉。

“好媽媽，說實話，您犯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大不了，他們把我轉到別处去。……这最好不过！我可以跟你打賭，我一定会得个金獎章！”

“他們不会讓你轉学，他們要开除你。”

“可是拉叶夫斯基也沒开除呀。”

“拉叶夫斯基的父亲是銀行經理。”

“这就更好了！讓他留在学校里，开除我，他們面上也不好看。”

胖太太取下夾鼻眼鏡，我看到她的近視眼里噙滿了眼淚。

“跟你有什么說的，”她說，無法可施地摆了摆手。“我真沒想到你会給我帶來这么多的痛苦。我这么东鑽西撞，無非是想把你們拉扯大了，可你……”

她正想要走，却給那中学生一把摟住，不，簡直不是摟住而是把她抱了起来，因为她才有他肩膀一般高。

“我闖了禍，这自然没有什么可說的，”他溫柔地說。“可是我已經作了保證，您难道忘了？要是塔妮雅的伤好了……”

我打眼皮子底下瞧着他，等到他說出“塔妮雅”的时候，我赶